

当代苏联哲学论文选

——在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上

DANGDAI
SULIAN
ZHEXUE
LUNWENXU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当代苏联哲学论文选

——在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三室 编译
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室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3/4 字数282,000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 2072·102

定 价: 0.88元

(内部发行)

011/ 20

编者说明

一九七八年在西德召开了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哲学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分八个专题：宇宙观念问题；现代生物学及其对哲学的挑战；意识、大脑和外部世界；数学化的成就和范围；共相的哲学问题；科学的理性与其它类型理性的相互关系；掌握科技进步问题；规范及其科学根据。这些议题集中反映了当代世界哲学界所关心的问题。

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规模很大，苏联代表团是其中较大的一个。本书收入了苏联主要哲学刊物发表的有关这届会议议题的苏联学者的论文，其中有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会上散发的书面报告，有就会议议题而作的评论等，共二十六篇。这些论文大体上反映了苏联学者对会议的八个专题的观点。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赵洁珍、范习新、王兴权、常富英、汲自信、丛周、林玉清、吴安迪、张捷、刘仲亨等同志和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室丁由、殷登祥、柳树滋、邱仁宗、刘淑兰等同志翻译、校订。编辑工作由刘仲亨、丁由同志负责。由于水平所限，不论在学科专业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〇年二月

目 录

哲学与知识的整体化	П. Н. 费多谢耶夫 (1)
世界观、科学和哲学	В. И. 申卡鲁克 (22)
科学革命和宇宙研究的进步	В. А. 阿姆巴楚米扬 В. В. 卡秋金斯基 (28)
宇宙学的概念基础和世界观基础: 宇宙的观念	А. 图尔苏诺夫 (53)
宇宙无限思想的哲学基础	С. Т. 麦留辛 (75)
对称性原理在宇宙学中的建设性作用	У. А. 拉德查鲍夫 (81)
从哲学世界观看时间问题	Н. Н. 特鲁勃尼科夫 (89)
物理学中理解问题的提法	Т. Е. 瓦西里耶夫 А. И. 潘钦科 Н. И. 斯捷潘诺夫 (108)
论生物学认识的辩证法和伦理学	И. Т. 弗罗洛夫 (127)
现代生物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迫切问题	Н. П. 杜比宁 (152)
方法论和世界观, 生物学认识的若干 哲学问题	И. Н. 斯米尔诺夫 (169)
现代生物学的世界观意义	Р. С. 卡尔宾斯卡娅 (188)
意识、大脑和外部世界	Б. Ф. 洛莫夫 (208)
科学知识的数学化和解法理论	В. М. 格鲁什柯夫 (225)
社会认识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Н. В. 皮利片科 (234)
作为科学知识的调节因素的系统性原理	Л. Б. 巴热诺夫 (250)

理性问题与现代哲学上的反理智主义·····	T. N. 奥伊泽尔曼 (256)
资产阶级唯理论的危机和社会认识·····	M. Б. 米丁 (279)
英美“科学哲学”中的理性问题·····	Б. И. 普鲁日宁 (295)
普遍的逻辑范畴在建立和发展科学理论中的 作用·····	Ж. М. 阿勃季利金 (316)
为什么非专门科学认识是可能的·····	A. Ф. 别基阿什维利 (322)
英美哲学和语言学界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 ·····	H. A. 齐尔孔 (327)
关于客观现实中共相存在的形式问题·····	A. П. 舍普图林 (344)
科技革命和人的完整、自由发展问题·····	B. C. 谢苗诺夫 (356)
论规范的科学论证问题·····	H. B. 莫特罗希洛娃 (369)
科学与规范：二者必择其一还是 统一？·····	Л. М. 阿尔汉格尔斯基 (389)

哲学与知识的整体化

苏联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П.Н.费多谢耶夫

哲学在科学地认识客观现实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目前争论得日趋热烈。在现代科学中，特别是社会、自然、技术诸知识部门的边缘领域中，整体化过程的发展，乃是围绕哲学和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各种思想斗争的一个促进因素。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的进步，各个科学知识领域分科日细，同时互相间的渗透、综合和整体化过程也日益加强。换言之，科学内部的发展提出的科学探索任务日益广泛，促使每一个以前曾经独立的知识部门打破界限，加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间的互相联系。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科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科学知识的三个主要分支要加强统一，这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到日程上来要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的综合性质所决定的。可以断言，没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的日渐加强的相互作用、和谐发展，就不可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现代化的真正宏伟的社会经济任务。

当然，这一切都迫切需要对发生整体化的诸过程的本质、性质、形式和界限问题从哲学上进行分析，并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哲学的自我确定问题。哲学的自我确定既要从它有机地包含于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的这种规律运动的自我意识出发，又要

从它促使现代科学发展中的整体化倾向实现的特殊职能出发。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科学知识整体化过程的规律性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根据。在科学日渐分化的趋势在人类认识发展中尚占优势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出发，预见到整体化过程增长的必然性。

马克思谈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工的历史制约性和过渡性时曾形象地说：在将来，“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其程度就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它们将成为一门科学”^①。

恩格斯评价当时的科学状况，以及古典自然科学状况时指出，科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分析方法和分析程序，这种方法与程序使我们能够对周围现实的客体与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同时恩格斯还指出，片面的绝对化了的分析方法，日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维在物质运动的个别形式之间和研究这些形式的科学学科之间树起壁垒，而古典自然科学是无法攻而破之的。

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日渐意识到这些壁垒的相对性。十九世纪对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成就的哲学分析，如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确立、细胞学说的创建和生物进化论的完成等等，使恩格斯提出并且全面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和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原则。

1878年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反杜林论》中（不久前广泛地纪念了此书出版一百周年），合乎逻辑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俄文版，第596页。

世界统一性和对它的认识的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他写道：“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此后，科学的发展不仅给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提供了新的证明，而且连科学的发展本身也越来越依靠这个原则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发点了。

要成功地打破各个科学领域之间所形成的壁垒，要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全面的、完整的理解，辩证的思维方法极为必需，这种方法着眼于客观现实的各种现象与过程的普遍联系，关于客体的综合知识的取得、打破学科间固定界限的广泛的理论概括。因此，恩格斯很强调在各门科学的边缘领域进行研究的特殊必要性和深远意义。

恩格斯写道：“我们所了解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物体的一种总的联系”。物体是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作用不外是运动。人们认识到宇宙是一个系统、是各种物体的相互联系。那么就会从逻辑上得出人类知识必然是整体化的结论。各门科学的互相联系的日益加强反映了现实本身的各种现象相互间的实际联系。各门知识整体化日渐加强的过程证明，科学已经日益深入地理解客观现实的辩证法、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科学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看法。关于电、磁概念的综合，关于光的微粒性概念的综合，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学的发展，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综合，分子和亚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现代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微观物理和宏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48页。

物理的接近，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边缘领域中对人的研究——这些不过是科学认识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科学认识有所突破，达到了新的水平，并日益深入地理解了现实发展的客观辩证法。

对各部门科学的相互联系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列宁在他早期反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的著作中曾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然历史必然性的原理。众所周知，这个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基础。由于自觉地、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个原理，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在这里，列宁指出了马克思在社会科学资料基础上得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同达尔文研究有机自然界发展规律得出的进化论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前提是接近的。

古典科学的方法论是在某些把自然与精神、物质与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哲学观念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自然要在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妨碍人文科学的认识和自然科学的认识相互发生作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这种对立只是在基本的认识论问题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的相对性是无庸置疑的。这就为在自然科学认识与人文科学认识的边缘出现的具体科学问题范围内，开展唯物主义的真正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这个结论也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重要的物理学发明作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与分析的其他原理一样，后来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思想中得到有机的发展。

列宁指出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有益影响时写道：“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①与此同时，列宁也非常肯定地强调哲学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法论意义和世界观意义。他注意到，正是由于现代自然科学遇到的急剧转折才产生各种反动的哲学流派和分支。列宁写道：“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②列宁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找到自然科学革命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的答案。

科学的整体化过程，列宁不仅解释为科学知识系统性的纯理论认识和方法论问题，而且解释为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科学同其他社会建制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互相影响问题，科学家的积极的社会、道德立场问题。

列宁以其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促使科学家们认识科学的社会意义，自觉地使科学成就为人民服务，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列宁就制定了共产党和苏维埃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4页。

国家的基本科学政策，提出了正确选择主要科学探索方向的方法论原则，以解决科学活动的计划与管理问题。列宁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案》实际上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有计划地综合发展科学研究的规定。它不仅是发展科学与生产的相互关系的推动因素，而且是科学知识的各个部门互相接近的推动因素。《草案》中自然科学问题、技术科学问题、社会科学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中心。而列宁拟订的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又各自成为一项复杂的综合任务，解决这些任务要求各个知识部门的配合。例如电气化问题是列宁的科学技术工作纲领的中心问题，它使许许多多科学集体的研究工作配合起来，彼此建立联系。电气化对于技术和物理、化学工艺和应用力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许多部门的发展有明显影响。随着电气化工作的开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区划、少数民族边区的文化发展、农村人口生活的深刻改造等方面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与电气化密切相关的研究和全面利用国家生产力问题也同样具有整体化的性质。正是在执行列宁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年代，开始积极采用和推广了组织研究和进行研究的综合方法，这不是偶然的。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卡拉博加兹湖湾、北部生产力等研究规划就内容看都是综合性质的。这些规划的目标不仅是研究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而且研究它们的经济专门化和可能的发展远景、人口的民族成分和社会成分、文化和历史传统。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参加制定这项计划的有经济学家、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即当时所有的优秀科学力

量。在计划的准备过程中由列宁领导研究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进步趋势，估计了发展的可能性并规划了大经济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远景。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过程中许多大的科学家集体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第一次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好地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实践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些年代列宁采取了许多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措施，以建立我国科学的完整阵线。

1918年根据列宁倡议组织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负责“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社会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探索，因为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互有联系的”^①。社会主义科学院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过程中必须贯彻各门科学综合的思想。在科学院系统内建立了一整套科学机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历史问题、国家与法的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神经活动问题、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除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之外，被吸收参加社会主义科学院工作的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奥·尤·施米特、阿·尼·巴赫、谢·伊·瓦维洛夫、瓦·格·费森柯夫等人。1936年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机构移交苏联科学院领导，该院成为国内发展整个基础科学知识系统的基地。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从组织上巩固了各个科学部门的统一、互相影响和相互丰富。

各个科学知识部门整体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日益扩大与加强，综合研究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

^① 《苏联政府法令》，第11卷，莫斯科，1959年版，第469页。

主要途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曾在他们的著作中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在新社会建设的早期阶段又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不同质的特征、新的表现形式。当前，科学知识的综合过程不仅包括边缘科学领域，而且包括彼此距离很大的科学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知识的整体化是在现代水平上发展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苏共第二十四次和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特别注意这种情况，特别强调了加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相互联系的必要性。

在开展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中，出现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理论和实验的方法与手段上相互影响的新形式。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即可为一例。同时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过程的反作用也日趋明显。无怪乎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科学认识的人文化、社会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例如，控制论不仅对许多社会科学中的认识方法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控制论本身也在同这些科学的互相影响过程中丰富起来。控制论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受到先进的社会哲学思想所培育起来的管理、系统分析等思想的影响。记忆、学习、游戏、集体行为等概念同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课题与方法同时被引进控制论。随着“人工智能”、启发法、人机“对话”问题的研究，人文科学的思想被大力应用于控制论。今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整体化和加强相互间联系的有力工具是这样一些科学概念，如运筹学、信息论、系统论、符号学等等，它们的方法可以在许许多多科学知识领域中使用。

在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中社会科学日益紧密地同生产发生有机联系。这就为解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家现在最直接地积极参加科学管理社会经济过程的理论原理的制定、参加推动积极创新、改善劳动和生产组织、完善劳动者的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体系的那些因素的研究。

现代化技术，首先是复杂的人—机系统的特点，要求在它们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不仅应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成就，而且应用社会科学成就。在电子计算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自动化大大改变了劳动的内容和性质，要求接受和分析相当大量的信息，使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的思维程序复杂化，需要具有对变化的情况迅速解题的能力。因此不仅必需研究劳动工具和加工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而且必需研究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科学家们在这里所面临的任务是研究保证人的体力、心理和智力以及人的审美趣味和其他社会素质同现代以及未来的技术系统所提出的要求高度适应的那些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科学学科，如功效学、技术美学、应用语言学、工程心理学、经济控制论，导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理论和实验的手段与方法上的整体化。

但是同时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现象，取消科学之间的界限、根据研究对象划分科学已属过时等看法颇为流行。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未来只有一门科学的格言被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部理论总和全部研究实践都证明，马克思并不是说用一门科学代替所有科学，而是说各种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基础有共同性，它们必然要日益趋向于有机的综合。而现代科学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第一，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人类知识整体化的同时，科学的分化过程还在继续，科学认识的辩证性就表现在这里。第二，不能把科学的对象和它所研究的客体混为一谈。大家知道，许多科学有共同的研究客体——自然、社会、人，及比较具体的科目，如无机自然界或生物界，植物界或动物界等等。

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对象，就是说研究该领域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或在整个客观世界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比如说物理、化学等等。不妨回忆一下，把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学等同起来的看法对研究人的意识曾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而这种看法是同错误地解释著名的三所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巴甫洛夫会议的结论有关的。当时占优势的意见是：似乎心理学没有自己的对象，因为它所研究的与巴甫洛夫生理学所研究的都是神经活动。而实际上，虽然它们研究的都是同一客体，但这是不同的科学，因为一个是研究生理过程和高级神经活动，而另一个是研究心理过程和高级神经活动。直到具有特殊规律性的心理学有特殊的对象和独立的地位被承认之后，这门科学才得以顺利发展。但是它同作为杰出的科学成就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联系并没有削弱，而是不断加强。这不过是知识分化和整体化的解解过程的一例而已。

谈到真正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时，如果把一切都仅仅归结为用各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某一客体，然后把所得的结果加以汇总，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把许多门科学研究同一客体所获得的结果简单地加以汇总，归纳在一起，是综合研究中的重要阶段，但只是开始阶段，下面还有更困难、更复杂的阶段：对研究的现象建立完整的理论图景，并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具体的建议供实践用。换句话说，就是需要研究和建立综合研究的特殊

概念工具，特殊的逻辑与方法论，让它们来完成研究的组织工具的职能，把客体的各种“具体”模式“归纳”成为它的统一完整图景的工具的职能。执行这个职能的是最近几十年产生的一些跨学科科学，如控制论、符号学、信息论等等。这里我们不详细分析这些逻辑方法论工具，只着重说明一个情况——这些跨学科综合的最新方法论工具同辩证法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可以追溯到系统方法和其他一些现代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派别的起源本身。用不着某些毫无根据的奢想与担心，无论系统方法、信息论、符号学都不会也不可能同唯物主义辩证法竞争，甚或更进一步取而代之。相反的，它们正是从辩证法的思想里找到自己的论据。

现代科学知识整体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哲学同具体科学和实践思想的日益复杂的相互联系，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的发展，哲学作为科学中整体化诸过程的方法论基础的意义，正在日益增长。

这里首先应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其他哲学体系和哲学观念中的特殊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唯一的一种哲学，对它来说，整体化诸过程是它本身的内在特性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表现。因为哲学成为关于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中的有机部分，这种可能性本身只有在哲学承认并且一贯立足于科学性才会产生。反之，任何对哲学的科学性的否定都自然会导致从知识整体化的总过程中排除哲学思想。

众所周知，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否定哲学的科学性，把哲学思维同科学思维、科学认识对立起来。这种把哲学同科学分开的想法首先是由于他们企图使科学（首先是社会科学）非意

识形态化，要“肃清”科学的世界观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从而把它排除于当代社会斗争的范围之外。因为如果承认哲学是科学，那就必然由此得出结论，一方面人对世界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有可能统一，另一方面，从哲学观点来看可能有唯一正确的世界图景。这样一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认识和实践的相对主义，原则的二元论世界观就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们承认哲学和专门科学的区别，同时我们又从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门科学出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职能、世界观职能并不排斥它的科学意义。对于作为科学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说，这种职能并非一种外部的和非固有的东西，相反的，它产生于辩证法本身的特性，为这种特性所制约。正是这一点确定了哲学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哲学知识整体化于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总体体系的问题，首先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问题。

第一，哲学是知识的概括和作为知识基础的一般原则的揭示。哲学综合的可能性本身，是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具有原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一个最深刻的证明。这种完整性由于人类的认识没有终结，在具体科学的水平上不可能每一时刻都获得完满的表现，但是它从存在着关于普遍的东西的哲学知识这一事实本身却可以找到根据。

当然，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规律为目的，因此要进行概括。然而具体科学中的概括只限于该科学研究的领域。例如，遗传性这个概念对于科学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它只能用于有机界，用于理解生物有机体的进化与生命活动，而不适用于无机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适用于阶级集团和社会集团的起